

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因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卮言如卮
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
也日出者日日出比言不止十中有九有
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
異於已爲非之

親父不爲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

四五

能自譽其子必籍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
已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
然爲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
人但喜同於已而不喜異於已者則吾之
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爲耆

艾然所謂耆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頤之年爲耆宿者是未得爲先輩也人之所以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人無用之人耳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
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
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
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
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
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
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可不
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
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然是然
的然是可吾亦以爲無不然無不可非危

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爭久
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
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
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
息相為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
天均均者同也四五何必較其是非三天均者即
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蓋音立定天下之定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
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
欲復之使如初也蓋逆也定天下之定天
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
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

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
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
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
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
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
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
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手已
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

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

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蚊虻相過乎前何足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蚊虻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達四年皆為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來舍七年與天為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

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為去聲死也勸白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自由也生者有為死

者勸勉云公以爲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
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
人爲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
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

四五

五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
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
考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

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
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
予之初誰實爲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
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顏夭跖壽又
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

之詞

衆罔兩門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况
乎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固兩
與影譬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佳世能
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
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
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

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屯粟過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爲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爲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而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爲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叟之喻絕精此老曾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內

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

邀老子會

矣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

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

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

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

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

點志自
大貌

而誰

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

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

族舍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晦故不
爲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刪去讓王
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
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爲寓言全篇東坡
莊子祠堂記云當疑盜跖漁父則具若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
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
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拂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
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
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
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賣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
而整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
祇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采遂爲人所
窺也輕手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

以其老宿而導貴之整猶醱釀也所患謂
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爲患也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
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
手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履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
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救杖感之手頤四五

救音頓堅也感之手頤以杖拄頤而皮肉
皴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者以告列子提屣跣
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

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句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

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為

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
取其為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九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及才可也故曰
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
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
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
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資其弟學墨翟之
道也闔盍也盍胡皆何也詩聶之辭夢中
與其父言資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

嘗以善規之我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
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
不屑屑於報其所爲往往或報其所
不能爲者緩乃責報於所爲之事誤矣彼
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賤其

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粹也井無
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粹是不知天也今
世之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
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
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

之徒為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內五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之技亦人也聖人以必不

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

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不必天也小夫之知

不離包苴竿牘敝精神乎褻淺而欲兼濟道
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
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

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
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音瞑乎無何
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
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

槁項者項^{四五}枯槁無肉黃馘者耳^{十一}黃悴消削

如被馘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送音}者得車
一乘^{送音}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瘳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

有瘳乎曰殆哉城岷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爲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爲旨

支辭之說忍性以視民

與視

示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
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爲之主宰
而仲尼強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
也

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子顏閔自謂頤猶頤指
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頤指
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

其相與以實也

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爲楨幹乃爲後世慮不如且休
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

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

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四五

十二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此顏闔說真人之道與仲尼異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慥而達

順快輕慥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胡旦切
干二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別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四五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倮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十三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儻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

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叱也叱其

所不爲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襄子美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

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緣循偃俠怯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俠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

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

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
愧音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
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
之情者能愧四五俸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
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
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
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
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骹龍頷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骹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骹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驕稚者驕矜而孩視之緯蕭者織草為器
奚微之有者為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犛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爲孤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

幾死也

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

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

四五

十五

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

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

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

徵明者難爲之句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

徵驗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因六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爲人莫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

問自

曰無乎不在

答自

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

又問下是答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一

一者太拙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

因六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

禮為行以樂為和

以上五人以上

薰然慈仁謂之君

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法

其數一二三四也

逐一逐二
計分曉

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
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
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

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
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
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
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闕。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
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
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
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
去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
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
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

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
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
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
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
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
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
古通用即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
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
萬物不以外物為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
以禮樂度數為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
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為不切
之事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滑釐音釐聞其
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音洛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闕句其道不怒句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

此古之辨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

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

此古之禮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

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道

教人以薄

因六

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因四却自行以

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

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

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

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觝

并汲井也

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

平聲

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索所以成衣食之照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
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
而注于海也

腓無肢脛無毛沐苦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因六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相里里名五侯之徒

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別一以堅白同異

之辯相訾以辭偶不忤之辭相應

不忤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至今不決

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
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
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無肢脰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多而治少雖然墨子

真天下之好也好為治者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其暴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

刑昔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

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有不及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脩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
為主

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
心之行心之用也脩煑熟也舊本作日傍
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
飲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
心以為之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
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
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為聲去人大多其自為大少曰請欲固置五
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
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
之士哉

自言曰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
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
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
心者哉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

情欲寡涉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去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

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

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趣

不生兩意如做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

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

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謏

音髀無任

謏忍耻也髀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縱肆脫略不事行檢

而非天下之大聖推音拍音乾音又音斷音與物

宛轉

推以拍之輓以斷之皆與之無競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
然而已魏即此字矣推他四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
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四六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
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
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

死人之理適得恠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相與笑慎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恠訝而已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音惡可而言句常反句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音完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音題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慎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閔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竦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慎到未可許其

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
蓋以老聃為知道故以此一跋近之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聞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
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爲天下谷

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
喻即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
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

笑人
之巧人以

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

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

不侵削
於人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

博大真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下平聲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之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畸見之也。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同六

十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下可上以卮言爲曼衍卮言相敬以重言爲真卮言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與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

朴音下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莊子固自竒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既贊老聃為博大真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說著書

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
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歷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畢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

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

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逐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睨者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異物之生死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回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

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記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恩施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
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
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
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

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況愛萬物
則天地與吾爲一體矣

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
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爲圓鑿音清不圍杓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無窮

四六

十二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靶羽毛
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
者意也是爲三足郢本諸侯之國而稱爲
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
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

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禽獸
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
狀荀子亦曰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
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鈞有鬚即
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鬚與尾類火
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
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踉地考工記輪人
云進而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
諸園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
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

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爲圓。鑿本非圓，柄而柄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

四六

十三

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焉。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

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爲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

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園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恠此其抵音中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囿言辯者莫不囿於其說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下之辯者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柢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持與桓團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豈不爲恠此其如木之根柢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爲最賢曰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音音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
之以恠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
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音音矣

因六

十四

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
塗路也隩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
不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

貴道句幾矣

充其一偏之說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率以善辯爲名

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空籠萬物以爲能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並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

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編末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矣

末篇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後固未嘗敢以上掩六經也讀至此十五豈復更有餘篇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因七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黜偽

刻意

刻意 錫性失之淺拙 王以下
四篇失之粗厲 洪非莊子本文
無之附于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好學者之所好也語

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
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
响呼吸吐故納新目七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
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
易矣平易則恬恬矣平易恬恬則憂患不能
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
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
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擢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恬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
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四七靜一而不
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
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
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
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
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
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
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
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
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
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
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
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
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比
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
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滌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
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
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比存身之道也古
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
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
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
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為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因七

四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焘爲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
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
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
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援綬
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
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
左手廢然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
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

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士本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則七

六

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求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思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信屠羊說
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
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
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
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
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綖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
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
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
手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四七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
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
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
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作本於潁陽而共伯
得手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
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
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

宗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遠得
意共山之首恐此說不根史謂周召行政
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

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

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
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
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
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
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挈吾行二子止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
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卷

四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盜跖

此以下係杖似日者魯策列
得其緒少德之流所為乎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
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膾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按劔矚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四八

二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休兵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真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曰八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
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澁
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
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
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
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
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彜鮑焦飾行非世抱木
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
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
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四六

四

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
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
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
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
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
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
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
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
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
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
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C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四八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六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比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

無足問於知私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
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
喜不監於心同八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
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
威強秉八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
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
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
之聲口啜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
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
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
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刳請之賊外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
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
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說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
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
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惛患之募左
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
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
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
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
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
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
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

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

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仕敦劍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
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
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鏃晉魏爲脊周宋
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哀以四時繞以渤
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
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

四八

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
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
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十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難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
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
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
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
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揜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揖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十一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叢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涵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附八

十二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
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險比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
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

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
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
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
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
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
精誠之至也因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
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
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
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遙立而夫子曲要磬
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
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
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
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
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
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